



青年红旗手

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編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青 年 紅 旗 手

共青團貴州省委宣傳部編寫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1960年4月·貴陽

青年红旗手

共青团贵州省委宣传部编写

*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3号)

(贵州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)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贵州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/32 印张：1 3/5 字数：30,500

1960年4月第1版

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0,145册

统一书号：T 7115·219

定价：(5)一角八分 (1323)

前 言

我們正处在光輝灿烂、英雄輩出的毛澤东时代。在党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下，共产主义的青年一代正在迅速地成長起来。在繼續大跃进的1959年，全省各个战綫都涌現出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先进人物，这里介紹的就是其中的几位。他們干劲冲天，立場堅定，堅決听党的話，拥护总路綫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；他們敢想敢說敢做，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；他們心怀大志，勤勤恳恳，不計較个人得失，敢于和各种困难作斗争；他們團結群众，虛心好学，迅速地提高自己建設社会主义的本領。他們的这种优秀品質，是值得每个青年学习的。我們希望青年先进人物保持光榮，先进再先进，永远作一面不褪色的紅旗；我們希望全体青年学先进，赶先进，超先进，更高地举起毛澤东思想的光輝旗帜，为社会主义建設的持續跃进貢獻出更大的力量。

共青团貴州省委宣傳部

1960年3月

目 录

“土”农学家肖养兴·····	(1)
坚强的人	
——记独手英雄章桃仙的先进事迹·····	(20)
紅色配种員陈明芬·····	(32)
水利标兵喻其林·····	(40)
扫盲战线上的尖兵韓启英·····	(45)

“土”农学家肖养兴

过去的辛酸日子

“穷人头上两把刀：租子重，利息高！”

穷人只有路三条：逃荒、上吊、坐监牢！”

这就是肖养兴的故乡——大方县长石人民公社山坝管理区——解放前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山坝这地方，海拔二千米以上，过去人们说这里是个“屙屎不生蛆”的“不毛之地”。穷人们靠当“脚力”或给地主当牛马过活。穷苦的农民，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给地主干活，结果还是落个没饭吃、没衣穿；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烧杀掠夺、抓丁逼款，更使得穷人没法生活下去。

1948年，肖养兴还是个十四岁的孩子，却已担负起成年人干的重活。他和五十九岁的父亲、六十四岁的母亲，一家老小三口，种地主陈云阶三十多亩地，一年收了二千六百斤包谷，而自己只得到八百斤。就是这样，狠毒的地主还不甘心，因为他要买一支手枪，钱不够用，硬逼着肖养兴的父亲，把八百斤包谷全送到他家里。这样，使得肖养兴一家人没法生活，只好到山上去挖野菜充饥，直到1949年山坝解放时

止，一年多來全家沒有吃過一粒糧食。就是窮到這種地步，還免不了遭受國民黨匪兵的搶掠。有一次，為了保護一床蓋了二十多年的破被子，肖養興的母親被匪兵砍了七刀，被子還是給搶走了。直到解放時止，一家三口人住在山洞里，穿棕衣，蓋草帘。如今，他父親一談起解放前的苦日子，常常激動得流着眼淚說：

“毛主席不派解放軍來，沒有共產黨領導，我哪能活到現在？怕早就死了！”

“老書記”的啓示

解放了，黨派了自己忠實的儿子薛巨明，來到這高寒的長石山區，擔任區委書記，領導千百年來受苦受難的農民，改變山區窮困的面貌。

1952年秋天，被人們親切地稱為“老書記”的薛巨明同志，到山垌鄉來檢查互助組的情況。那時，十八歲的肖養興，是農業生產互助組的組長。他和鄉長及許多組員，陪着薛巨明同志去看自己互助組的莊稼。一登上山垌，“老書記”驚訝地問大家：

“怎麼這樣大的垌子，還長着一片荒草，不種莊稼呢？”

鄉長張平解釋說：“這山垌平是平，就是不長莊稼，人們都說這是‘屙屎不生蛆’的地方。要種莊稼只能在山下……”

“你們研究研究，找找原因！”薛巨明同志迫切地需要知道山垌為什麼不長莊稼，沒等張平同志說

完，他就向大家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
跟在“老書記”后面的肖養興說：“薛書記，我們互助組商量好了，準備帶頭開荒，試種糧食，不知行不行？”

“開荒？可以。不過先要把土質研究清楚，才不會有盲目性。”“老書記”說。

肖養興听了連連點頭，心想：“‘老書記’可真心細，做啥事都要先分析研究。他說的很正確，如果不弄清土質，荒山開出來，恐怕也長不出好庄稼！”

薛巨明同志邊走邊和大家親切地談着。當他發現不少人家的屋前屋後都種了蔬菜時，他忽然問肖養興：

“肖養興同志，你說這地方不長糧食，為什麼屋前屋後種的菜倒長得挺好呢？”

“各家把屎尿、柴禾灰天天往菜地裡倒。”肖養興回答。

“對！灰和糞尿是可以改良土壤的。你們不是講老年人說，這裡不長庄稼，是什麼‘皇上’封的嗎？這完全是迷信。你們看，糞尿、草木灰卻比‘皇上’頂用呢！”說得大伙都哈哈大笑。

說着，走着，薛巨明和肖養興他們不覺來到新街蔣方成家的門口了。張平說：“薛書記，你的身體不太好，在這裡休息一會吧！”說罷，大家都進了院子。剛坐定，“老書記”指着牆腳下的一株包谷，高興地說：“你們看，這不是一株包谷嗎？”

在場的人都惊奇地叫喊起来：“真的，包谷！包谷！”“这里为什么能長出一株包谷呢？”这是在場的七、八个人脑子里共同想的一个問題。

肖养兴好奇地走去，用手刨开包谷根周围的泥土，发现这里的土质不象黄泥巴土那样粘；黑褐色的泥土里夹有灰白色的颗粒。再看看离这株包谷几尺远的地方，还有石灰的痕迹。他用右手抓了一把包谷根下的泥土，再用左手抓了一把荒地上的泥土，用舌头尝了三次后，兴奋地说：“‘老书记’，你看，这两种土，为什么味道不一样？”“老书记”找蒋方成一了解，原来在生長这株包谷的地方，曾經堆过一大堆石灰。呵！山坝从远古以来不長庄稼的秘密被揭穿了。

“老书记”兴奋地拍了一下肖养兴的肩膀說：“山坝的土质酸性太重，要用石灰改良土壤。”并指着墙根底下的包谷繼續說：“这株包谷帮助我們找到了山坝能長庄稼的科学根据。这一下，你們互助組可以大胆地开荒了，党一定要山坝長出庄稼来！”

肖养兴从“老书记”那里得到了启示后，他和全体山坝农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积极向荒山进军。几年来，他們开垦了四千多亩耕地，長出了包谷、小麦、红苕、蕎麦……

今天的山坝和解放前的山坝，真有天地之别呵！是誰使得荒涼的山坝获得連年的丰收呢？肖养兴和山坝的人民清楚地知道，他們在一首山歌里这样唱道：

“毛主席是紅太阳，

照得荒山閃金光，
党領導開荒、改土壤，
窮山填變成米糧倉。”

踏進了科學的大門

1958年，在大躍進中，党提出了破除迷信、解放思想，敢想、敢說、敢干，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等號召，大大地鼓舞了二十三歲的共青團員肖養興。那年3月，肖養興在參加大方縣五級幹部會議時，參觀了縣農場。他看到農場種庄稼採用的科學方法，如泥水選種，小蘇打拌種，溫湯浸種；怎樣積堆肥、綠肥，密植……等等，又給了他很大啓發，使他又想起了“老書記”的話：“種庄稼要講究科學方法，才能多打糧食。”

從縣里回家後，肖養興的頭腦給“怎樣才能高產”這個問題佔據了。當天晚上，他坐在燈下打草鞋，一個宏亮的聲音，老在他耳朵里響着：“一年學，二年鑽，三年把農業科學技術全掌握。要破除迷信，大搞技術革新。要想徹底改變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貧窮面貌，除了要有沖天的革命干劲，還要有鑽研科學技術的精神。……”這是縣委書記王學臣同志在五級幹部會上講的話。肖養興越想越坐不住了，他放下草鞋，吹滅了燈，就去找黨支部書記張平同志去了。剛走出房門，正巧碰上張平同志找他研究增產措施來了。張平同志告訴肖養興，黨支部決定成立一個科學

試驗站，集中一些青年和有經驗的老農，專門鉗研增產的竅門。這個消息給了肖養興很大鼓舞，由十六名青年和老農組織的農業科學試驗站很快成立起來了。就這樣，肖養興開始鉗研農業科學了。

試驗站成立後，黨支部劃給站里十三畝水田，二十一畝旱地。當時，正碰上黨號召消滅包谷三類苗，肖養興等同志不知從哪里下手，很著急。一天，他在路上碰到區書記王曉衡同志，他把自己著急沒有辦法的事告訴了書記同志。王曉衡同志對他說：“才開始搞科學研究，想不出辦法並不奇怪；只要肯鉗，就會鉗出門道來。”同時還告訴肖養興，目前包谷三類苗主要是缺乏有機肥料，要他們試試看。肖養興回來，就馬上發動試驗站的青年大撿獸糞，與鷄鴨糞和在一起追施到包谷地里，果然見效了，幾天以後，試驗站的包谷三類苗都消滅了。

“盤古以來的奇事”

三類苗消滅後，包谷長得挺高挺粗。但根據往年的情況，所有的包谷地，總有30%甚至50%的空稈；不設法消滅這些空稈，想要包谷高產是很難的。黨支部號召農業科學試驗站的青年們，認真鉗研，找出解決的辦法來。肖養興和試驗站的青年們，根據黨的指示，開展了試驗。他們不斷地給包谷追肥，追了一道，又追一道，包谷越長越高；可是，空稈還是空稈。這種辦法失敗了。

已經是农历6月3日。举手摸不到天花的包谷，正在揚花吐穗。一天，喻世国、肖养兴、张平、苟大文、中国香等十多个青年，在包谷試驗地里开“諸葛亮”会议，認真地研究开了。

肖养兴第一个发言，他从他父亲“治”核桃树的故事談起。他說：“以前，过旧历年时，我爹把家里房前房后的核桃树，拿柴刀砍个口子，塞点飯、肉，第二年就多結核桃。用这个办法，不知能不能消灭包谷空稈？”

中国香說：“那是迷信，我們搞科学研究，还能迷信啊？”

张平立即說：“不，給树喂飯喂肉是迷信；砍一刀，第二年多結了核桃，这可不是迷信，这里面可能有科学道理。”

肖养兴和张平的話啓发了大家，小伙子們討論得更热烈了。

苟大文搶先說：“为什么洋芋打花后結得大？为什么烟叶打尖后，叶子又大又肥？”

喻世国也說：“打猪草为什么不連根拔，用鐮刀割，越割越旺？”

大伙越追究各种植物遇刺激后的反应，心里就越明朗了。于是，肖养兴主张給包谷一点刺激。但怎么个刺激法呢？大家又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办法：有的說是不是可以把天花摘掉；有的說是否也可以砍它一刀；有的說不能用刀砍，包谷不是树木，砍一刀就完

蛋了，还是用鉄錐子钻一下。肖养兴說：“鉄錐太粗，包谷受不了，削几根竹签插上，試試看。”就这样开始試驗了。

肖养兴和苟大文自告奋勇地当夜就削好了四十根竹签。在削竹签时，苟大文突然問肖养兴：

“嗨，你說應該插在什么位置上？”

“我也沒把握，反正試驗唄！最好每株包谷稈的位置都不要一样，將来看哪种好。”

“那万一都不行，不是白干了嗎？”苟大文又担心地問。

“哎呀！你看你，搞科学研究，又不是瓮里捉鱉，十拿九穩。王書記在五級干部会上不是說‘想研究农业科学，想搞試驗，就得胆大心細，还要有不怕失败的坚韧頑强精神’嗎？失败了，再干！”

第二天，十多株空稈包谷，都插上了竹签。可真象肖养兴說的“插得乱七八糟，才能証明哪样行，哪样不行”。苟大文对插竹签最积极，也最担心，每天都跟肖养兴去包谷地里观察。

第三天，他們走去一看，嘿，有門道：凡是竹签插在从包谷根部往上数第四片叶以上、从天花往下数第四片叶以下的空稈包谷，都背了包，有的还背了三、四个哩！

党支部馬上組織了黨員、团员和对科学研究热心的积极分子，到肖养兴他們的試驗地里去参观。还召开了对种包谷有經驗的老农座談会。大家都說这是

“盘古以来的奇事”，說这是“山坝的大喜事”。可也有个别人却說：“这还不是碰运气嘛！插了十几棵，总会碰到几株背包，想大力推广，哪行？誰敢担保不把包谷弄坏！”

党支书张平同志說：“空稈包谷插竹签后，多数都背了包，这不是碰运气，这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再过些日子，那些不相信的人，就会慢慢懂得这并不是碰运气了。”

最后，肖养兴大声地对苟大文說：“心热不怕泼冷水，我們还是照样試驗吧！”

在紧要关头

夜已深了，山坝团支部大会还在进行着。

“苦战三夜，保証每人削竹签半斤！”肖养兴首先表示决心。他的話刚說完，申国香、苟大文等团员也都大声說：“保証三天內削竹签半斤！”“向肖养兴看齐！”……

7月20日那天，在党支书张平同志的亲自参加下，試驗站站长肖养兴領着全体試驗站的青年，把試驗站的包谷三类苗，全插上了竹签。为了防止坏人的破坏，肖养兴和苟大文、申国香几个人，当夜便睡在包谷地里。

可巧，从第二天夜里起，老天好象专和肖养兴他們作对似的，刮起了大风。撒野的山风，打着刺耳的呼啸，卷过青年們的身边。但是，肖养兴担心着的是

插了签的包谷，生怕被狂风折断。他推了一下睡在他身旁的苟大文：

“大文，大文，快起来！风太大，包谷有危险，看看去！”苟大文从朦朧的睡乡中醒来，揉着还没张开的眼睛，跟着肖养兴走进包谷林里去“巡逻”了。

风，断断续续地刮了五天五夜，肖养兴和苟大文等一刻也没离开包谷地，就在地里整整守了五夜。

党支书张平同志，担心着刚插签不久的包谷，更担心着守在地里的肖养兴等同志。他就和几个青年一起，把乡政府的一间破茅棚拆掉，在包谷地旁边，给这几个小伙子搭了个草棚棚，让他们睡在里面。并指定副乡长、共产党员喻世国，从第四天起，陪伴他们看守包谷。肖养兴和苟大文等想了许多办法，帮助包谷抵抗狂风的袭击。用小柴棒棒支撑住被风刮歪了的包谷秆；用细绳子把包谷秆联结起来……，采取这些措施后，没有一株包谷被风刮倒或折断。

在肖养兴他们紧张地与狂风搏斗的同时，有个别的富裕农民，说来真气人也很好笑。他们好象和科学站的青年人捉迷藏一样，晚上蹑手蹑脚地溜到包谷地边去看。他们去看绝不是关心科学研究的成果，而是企图从中找出破绽或幻想他们失败之后，好大加讽刺与攻击，以示他们“预见”的英明。

性急的小伙子苟大文，看到他们不怀好意，行动鬼祟，就想立马去找他们辩论一番。肖养兴劝苟大文说：

“我們暫不理他，要沉住氣。不要怕他們七言八語說風涼話，我們只要防止住他們在包谷地里搗鬼就行了，等我們拿出事實來作証，他們就會服輸的。”從這以後，肖養興和苟大文更鼓足了勁頭。

果然，到8月14日，插上竹簽的一畝多包谷，一檢查，原來有6%的空稈，其餘的也絕大多數只背了一個包的，現在却完全變了樣，不僅每株空稈都背了包，就是原來只背一個包的，也增加了包。這塊包谷試驗地共有包谷二千六百七十一株，其中背五個包以上的就有一千一百七十二株；背四個包的有九百三十一株；背三個包的有四百九十一株；背兩個包的有七十一株，一個包不背的一株也沒有。這樣一來，那個富裕中農的“預見”就徹底破產了。

山墳坪“雙喜臨門”

包谷插簽增包的成功，為包谷高額豐產开辟了道路。

黨和國家對肖養興等青年，在農業科學研究上的這一成就，給予了很大鼓勵和關懷。

省農業廳派了省農業試驗站的技术幹部，到山墳幫助肖養興等青年，進行科學分析。使肖養興受到了很大鼓舞，從科學理論上提高了認識。

正當肖養興等創造包谷插簽成功的時候，毛主席的偉大指示“還是辦人民公社好”，傳遍了全國。高寒山区的長石，人人興奮地傳誦着偉大領袖的這一指

示。很快，長石人民公社就成立了。

山垧的人民都說这是“山垧的双喜临门”。这位原来是高級农业社的副业委員肖养兴，为了以实际行动来迎接人民公社的成立，他和山垧农业科学試驗站的青年們一起，敲鑼打鼓，抬着“包谷插签試驗成功，向党报喜”的大紅“喜报”，来到了長石，向公社党委报喜。公社党委立即派人去檢驗，随卽，专门召开了常委会，作了詳細研究。

曾把肖养兴引进科学研究“大門”的区委书记薛巨明同志，現在担任公社党委第一書記了。就在肖养兴向公社党委报喜后的第二天，“老書記”和公社另一位書記童志远、秘书罗教明等同志，步行三十里，赶到山垧来了。他們連脚都沒歇，便到包谷地里去亲自察看，挨株地数，詳細地統計。“老書記”听說包谷插签后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肥料，也背不了包。就笑着向肖养兴、喻世国說：

“过去高級农业社办不到的，今后人民公社都能办到了。只要你們青年人干劲和钻劲，党一定支持你們。肥料不够用，到長石去背，公社买了些化肥，就先給你們吧！”

童志远同志也說：“現在成立了人民公社，可以統一安排生产了，果瓦管理区还有些化肥，先調来解决山垧的困难吧！”

肖养兴和喻世国相对笑了笑，內心里充滿了对党的感激。